摛藻堂四庫全書薈要

史部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史部

通志卷六十 六十一

詳校官員外郎臣楊世綸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八千九百五十九 史部

通志卷六十

宋右迪功郎鄭樵漁仲撰

刑法略第一

歷代刑制　肉刑議　赦宥

歷代刑制

黃帝以兵定天下此刑之大者陶唐以前未聞其制虞舜聖德聰明建法曰象以典刑流宥五刑鞭作官刑扑

作教刑金作贖刑眚災肆赦怙終賊刑欽哉欽哉惟刑之恤哉於是流共工于幽州放驩兜于崇山竄三苗于三危殛鯀于羽山四罪而天下咸服又五流有宅五宅三居惟明克允　夏啓即位有扈不道誓衆曰不用命戮于社後又作禹刑　商作湯刑洎紂無道迺重刑辟有炮烙之刑　周秋官之職建三典正月之吉始和布刑于邦國都鄙乃揭刑象之法于象魏使萬民觀之浹旬而斂又執旌節以宣布于四方而憲邦之刑禁一曰

刑新國用輕典二曰刑平國用中典三曰刑亂國用重典凡盜賊軍鄉邑及家人殺之無罪凡報仇讐者書於士殺無罪凡殺其親者焚之殺王之親者磔之殺人者踣諸市三曰傷人見血不以告者攘獄遏訟者告而誅之坐為盜賊者其孥男子入于罪隷女子入于舂槀凡有爵者與七十者與未齓者皆不為奴五刑之法墨罪五百劓罪五百宮罪五百刖罪五百髡罪五百凡二千五百所謂刑平國用中典者也墨者使守門劓者守關

宮者守內刖者守囿髠者守積王之同族不處宮刑是不翦其類也但髠頭而已凡王族皆於隱處罰之故使守積音恣穆王享國百年耄荒命吕侯作刑訓夏贖刑訓夏禹贖刑之法從輕也墨罰之屬千劓罰之屬千剕罰之屬五百宮罰之屬三百大辟之罰其屬二百五刑之屬三千多於初制五百章其後又作九刑正刑五及流贖鞭扑孔子曰大罪有五而殺人為下逆天地者罪及五代誣神鬼者罪及四代逆人倫者罪及三代亂教化者罪及二代手殺人者罪止其身又曰析言破律亂名改作執左道以亂

政者殺作淫聲造異服設恠伎奇器以盪上心者殺行僞而固言僞而辯學非而博順非而澤以惑衆者殺假於鬼神時日卜筮以疑人者殺此四誅者不待時不以聽　秦文公二十年法初有三族罪張晏曰父母兄弟妻子如淳曰父族母族妻族　武公三年誅三父等而夷三族以其殺出子寧公子三長武公為太子次德公次出子寧公卒大庶長弗忌威壘三父廢太子而立出子為君後三父等復共殺出子立武公　孝公初衛鞅請變法令令人為什伍而相收司連坐不告姦者腰斬告姦者與斬敵首同賞匿姦者與降

敵同罰人有二男以上不分異者倍其賦有軍功者各以律受上爵為私鬬者各以輕重被刑大小戮力本業耕織致粟帛多者復其身事末利及怠而貧者舉以為收孥宗室非有軍功論不得為屬籍明尊卑爵秩等級各以差次名田宅臣妾衣服以家次有功者尊榮無功者雖富無所芬華令既具未布恐人之不信已乃立三丈之木於國都市南門募人有能徙者與五十金以明不欺秦人初言令不便者以千數於是太子犯法衛鞅

曰法之不行自上犯之將法太子太子君嗣也不可施刑刑其傅公子虔黥其師公孫賈明日秦人皆趨令行之令初下有言令不便者有來言令便者衛鞅曰此皆亂化之人也盡遷於邊城其後人莫敢議令甘龍杜摯極非之令之初作一日臨渭刑七百餘人百姓皆苦之居三年道不拾遺山無盜賊家給人足勇於公戰怯於私鬬秦人大治而大悅魏文侯師李悝撰次諸國法著法經皆罪名之制也商君受之以相秦具魏世語中始皇即位遣將成蟜擊趙反死屯留軍吏皆

斬及戮其屍士卒死皆戮其屍其後嫪毐作亂敗其徒二十人皆梟首車裂徇滅其宗輕者為鬼薪取薪給宗廟為鬼薪律曰鬼薪作二歲後又體解荆軻及平六國制藏詩書及偶語棄市以古非今者族吏見知不舉與同罪令下三十日不燒黥為城旦髠髮輸邊築長城城旦四歲刑也燕人盧生竊言始皇樂以刑殺為威因亡去始皇聞之怒諸生在咸陽者四百六十餘人皆坑之其後東郡星隕為石或刻其石曰始皇死始皇盡誅石旁人胡亥立以趙高為郎中令更變律令

有罪者相坐收族又羣盜起胡亥責李斯斯懼上書請行督責刑者相半其後趙高譖斯具五刑腰斬夷其三族　漢高祖初入咸陽約法三章曰殺人者死傷人及盜抵罪蠲削秦法兆民大悦然大辟尚有三族之誅先黥劓斬左右趾笞殺梟其首葅其骨肉於市其誹謗詈詛又先斷舌故謂之具五刑彭越韓信之屬皆受此戮其後又制曰有耐罪以上請之髠其耏鬢曰耐後以三章之法不足禦姦遂令蕭何攈摭秦法取其宜於時者作律九

章惠帝二年制曰今法有誹謗妖言之罪（過誤之言以為妖言）是使衆臣不敢盡情而上無由聞過失也其除之又制上造以上及內外公孫耳孫有罪當刑及當城旦舂者皆耐為鬼薪白粲（上造爵滿十六者也耳孫元孫之子也今以上造有功勞內外孫有骨肉屬連故事從其輕也城旦舂旦起行治城舂者婦人不參外徭但舂作米皆四歲刑也今皆就鬼薪白粲鬼薪已具上白粲生擇米使正白為粲皆三歲刑也）人年七十以上若不滿十歲有罪當刑者全之除挾書律（挾藏也秦律敢挾書者棄市）呂太后初除三族罪文帝制民有犯法已論其父母妻子同產生之及

收孥律令宜除之孥子也秦法一人有罪收其家罪疑者從輕於是刑罰大省斷獄四百又感齊女淳于緹縈之言除肉刑定律曰諸當完者完為城旦舂以完易髡以笞代劓以釱左右趾代刖今既曰完矣不復云以完代完此當言髡者完之矣當黥者髡鉗為城旦舂當劓者笞三百當斬左趾者笞五百當斬右趾及殺人先自告及吏受賕枉法守縣官財物而即盜之已論命復有笞罪者皆棄市命者名也成其罪也罪人獄已決完為城旦舂滿三歲為鬼薪白粲鬼薪白粲一歲為隸臣妾隸臣妾一歲免

為庶人（男子為隸臣女子為隸妾）隸臣妾滿二歲為司寇司寇一歲及作如司寇二歲皆免為庶人（罪降為司寇故一歲正司寇故二歲）其亡逃及有罪耐已上不用此令（在本罪中又重犯者也）是後外有輕刑之名内實殺人斬右趾者又當死斬左趾者笞五百當劓者笞三百率多死（笞數既多亦不活）景帝制改定律笞五百曰三百笞三百曰二百猶尚不全自令吏及諸有秩皆受其官屬所治所行所將（行謂按察夏孟反）其餘飲食計償費勿論（計所費而償其直勿論罪）他物若買故賤賣故貴皆坐贓為

盜他物謂非飲食吏遷徙免罷受其故官屬所將監治送財物奪爵為士伍免之謂奪其爵令為士伍又免其官職即今律所謂除名也士伍者言從士卒之伍無爵罰金二斤沒入所受有能捕告畀其所受贓其後罷磔曰棄市先此諸死刑皆磔之於市令罷之若妖逆則磔之磔謂張其尸也復下詔曰長老人所尊也鰥寡人所憐也其著令年八十以上八歲以下孕者未乳乳產師侏儒樂師瞽者侏儒短人不能走當鞫繫者頌繫之頌讀曰容容寬不桎梏罪死欲腐者許之如腐木不生實矣六年定鑄錢偽黃金棄市律又以笞者或至死未畢復

減笞三百曰二百笞二百曰百其定箠令（箠長五尺其本厚一寸其末薄半寸皆平其節）笞臀（先時笞背）畢一罪乃得更人（更人更易行笞人）自是笞者得全然死刑即重而生刑又輕人易犯之孝武調發煩數民窮犯法遂令張湯趙禹條定法令作見知故縱監臨部主之法（見知人犯法不告為故縱而所監臨部主有罪并連坐）緩深故之罪（孝武欲急刑吏深害及故入人罪者皆寛緩之）急縱出之誅律令凡三百五十九章（蕭何本定律九篇叔孫通又加十八篇張湯又撰越宮律二十七篇趙禹撰朝律六篇合為六十篇）大辟四百九條千八百八十二事死罪決事比萬

三千四百七十二事比以例相比況文書既繁主者不能遍睹或罪同而論異孝昭制子首匿父母妻匿夫孫匿大父母皆勿坐其父母匿子夫匿妻大父母匿孫罪殊死皆上請宣帝患刑法不一置廷平四人平之成帝鴻嘉初又定令年未滿七歲賊鬬殺人及犯殊死者上請廷尉以聞得減死合於三赦幼弱老耄之人此皆法令稍定近古而便人者也哀帝綏和二年除誹謗抵欺法平帝元始中制曰前詔有司復貞婦歸女徒誠欲以防邪僻

全貞信及眊悼之人刑罰所不加聖王之所制也惟苛暴吏多拘繫犯法者親屬婦人老弱其明敕百僚婦女非身犯法及男子年八十以上七歲以下家非坐不道詔所名捕他皆無得繫名捕謂下詔特所捕也其當驗者即驗問就所居定著令王莽居攝翟義劉信起兵討莽為莽敗而問之夷三族其後陳良終帶叛入匈奴莽求得行焚如之刑具峻酷篇

後漢光武留心庶獄然自王莽簒位之後舊章不存法網弛縱無以懲肅梁統上疏曰臣竊見元帝初元五年輕殊死刑三十四事哀帝建平元年

輕殊死刑八十一事其四十二事手殺人者減一等自後人輕犯法吏易殺人臣愚以為刑罰不苟務輕務其中也是以五帝有流殛放殺之誅三王有大辟刻肌之刑所以為除殘去亂也高帝定法傳之後代文帝遭世康平因時施恩省肉刑相生之法天下幾平武帝值中國全盛征伐遠方百姓罷弊豪傑犯禁姦吏弄法故重遁匿之科著知縱之律宣帝履道要以御海内臣下奉憲不失繩墨天下稱安孝元孝哀即位日淺丞相王嘉

等便以數年之間虧除先帝舊約定令斷律凡百餘事
臣取其尤妨政者條奏伏請擇其善者而從之定不易
之典時廷尉議以為崇刑峻法非明王急務遂罷之章
帝時郭躬條奏請重文可從輕者四十一事著于令陳
寵又代躬為廷尉帝納寵言制除鉆鑽諸慘酷之科解
妖惡之禁又除文致請讞五十餘事著于令寵復校律
令刑法溢於甫刑者奏除之曰今律令犯死刑者六百
一十耐罪千六百九十八贖罪以下二千六百八十一

濫於甫刑千九百八十九其四百一十大辟千五百七耐罪七十九贖罪請令三公廷尉集平律令可施行者大辟二百耐罪贖罪二千八百合為三千其餘千九百八十九事悉可詳除會寵得罪遂寢安帝永初中法稍苛繁人不堪之陳寵子忠復為尚書略依寵意奏上三十三條為決事比比例也必寐反以省請讞之弊又上除蠶室刑西漢文景已除宮刑令復除蠶室刑者是當時雖有文而未悉斷武帝時司馬遷犯法下蠶室則其事矣今申明除之獻帝初應劭又刪定律令撰具律本章句尚書舊

事廷尉版令決事比例司徒都目五曹詔書及春秋折獄凡二百五十篇又集議駁三十篇以類相從凡八十二事於是舊事存焉曹公秉政欲復肉刑陳羣深陳其便鍾繇亦贊成之孔融王修不同其議遂止於是乃定甲子科犯釱左右趾者易以木械是時乏鐵故易以木焉又以漢律太重故令依律論者聽得科半使半減也

魏文帝受禪後有大女劉朱撾子婦酷暴前後三婦自殺論朱減死作尚方因是下愁毒殺人減死之令明

帝改士庶罰金之令男聽以罰代金婦人加笞還從鞭
督之例以其形體裸露故也時所用舊律其文起自魏
文侯師李悝撰次諸國法著經以為王者之政莫急於
盜賊故其律始於盜賊須刻追捕故著因捕二篇其輕
狡越城博戲借假不廉淫侈踰制以為雜律一篇又以
具其加減是故所著六篇而已然皆罪名之制也商君
傳習以為秦相漢承其制蕭何定律除參夷連坐之罪
增部主見知之條益事律擅興廐戸三篇合為九篇叔

孫通益律所不及傍章十八篇張湯越宫律二十七篇趙禹朝律六篇合為六十篇又漢時決事為令甲以下三百餘篇又司徒鮑昱撰嫁娶辭訟決為法比都目凡九百六卷世有增損輕重乖異而通條連句上下相蒙雖大體異篇實相採入盜律有賊傷之例賊律有盜章之文興律有上獄之法廐律有逮捕之事若此之比錯糅無常後人生意各為章句叔孫宣郭令卿馬融鄭康成諸儒章句十有餘家家數十萬言凡斷罪所當由用

者合二萬六千二百七十二條七百七十三萬二千二
百餘言言數益繁覽者益難天子於是詔但得用鄭氏
章句不得雜用餘家衛覬又奏曰刑法者國家之所貴
重而私議之所輕賤獄吏者百姓之所係命而選用者
之所卑下請置博士轉相教授然而律文煩廣事比衆
多離本依末決獄之吏如廷尉獄吏范弘受因絹二丈
附輕法論獄吏劉象受屬偏考囚張茂物故附重法論
之弘象雖皆棄市而輕枉者相繼其後天子又下詔改

刑制命陳羣劉邵等刪約舊科旁採漢律定為魏法制新律十八篇州郡令四十五篇尚書官令軍中令合百八十餘篇其序略曰舊律所以難知者由於六篇篇少故也篇少則文荒文荒則事寡事寡則罪漏故集罪例以為刑名冠於律首凡所定增十三篇就故五篇合十八篇於正律九篇為增於旁章科令為省矣更依古義制為五刑其死刑有三髡刑有四完刑作刑各三贖刑十一罰金六雜抵罪七凡三十有七各以為律首司馬

景王輔政時犯大逆者其法誅及已出之女毋丘儉之
誅其子甸妻荀氏應坐死其族兄顗通表魏帝以乞其
命詔聽離婚荀氏所生女芝為潁川太守劉子元妻亦
坐死以懷姙繫獄荀氏辭詣司隸校尉何曾乞恩求沒
為官婢以贖芝命曾哀之使主簿程咸上議曰臣以為
女人有三從之義無自專之道出適他族降父母之服
所以明外成之節也而父母有罪則追刑夫黨見誅又
隨戮一人之身内外受辟女既産育則他族之母無辜

受戮傷孝子之心且男既不得罪於他族而女獨嬰戮於二門臣以為在室宜從父之誅既醮可隨夫之罰於是詔有司改定律令司馬文王繼秉魏政患前代律令煩雜陳羣劉邵雖經改革而科網太密於是命賈充鄭冲荀顗荀勗羊祜王業杜友杜預裴楷周雄郭頎成公綏柳軌榮邵等定法令就漢九章增十一篇仍其族類正其體號合三十篇六百三十條二萬七千六百五十七言蠲其苛穢歸於益時其餘未宜除之者若軍事田

農酤酒未得皆從人心權設其法太平當除故不入律
悉以為令施行制度以此設教違令有罪則入律也其
常事品式章程各還其府為故事減梟斬族誅從坐之
條除謀反適養母出女嫁皆不復還坐父母棄市省禁
錮相告之條去捕亡亡没為官奴婢之制輕過誤老小
女人當罰金杖者皆令半之重姦伯叔母之令棄市淫
寡女三歲刑崇嫁娶之要峻禮教之防準五服以制罪
也凡律令合二千九百二十六條十二萬六千三百言

六十卷故事三十卷　晉武帝泰始三年賈充等修律令成帝親自臨講使裴楷執讀四年正月大赦天下乃班新律其後明法掾張裴又注律表上之其要曰律始於刑名者所以定罪制也終於諸侯者所以畢其政也是以經略罪法之輕重正加減之等差明發衆篇之多義補其章條之不足較舉上下綱領其犯盜賊詐偽請賕者則求罪於此作役水火畜養守備之細事皆求之作本名告訊為之心舌捕繫為之手足斷獄為之定罪

名例齊其法制自始及終往而不窮變動無常周流四極上下無方不離于法律之中其知而犯之謂之故意不以為然謂之失違忠欺上謂之謾背信藏巧謂之詐虧禮廢節謂之不恭兩訟相趣謂之鬬兩和相害謂之戲無變斬擊謂之賊不意誤犯謂之過逆節絶理謂之不道陵上僭貴謂之惡逆將害未發謂之戕唱首先言謂之造意二人對議謂之謀制衆建計謂之率不和謂之彊攻惡謂之略三人謂之羣取非其物謂之盜貨財

之利謂之贓凡二十者律義之較名也五刑不簡正于五罰五罰不服正于五過意善功惡以金贖之故律制生罰不過十四等死刑不過三徒加不過六囚加不過五累作不過十一歲累笞不過千二百刑等不過一歲金等不過四兩夫摽刀執繩刀妄加則傷物繩妄彈則侵直梟首者惡之長斬刑者罪之大棄市者死之下髠作者刑之威贖罰者誤之誡王者立此五刑所以寶君子而逼小人也五刑成章輒相依準法律之義也　東

晉元帝為丞相在江東承制時百度草剏議斷不循法律人立異議髙下無狀主簿熊遠奏曰自軍興以來臨事改制朝作夕改至於主者不敢任法每輒關諮委之大官非為政之體若本曹處事不合法令監司當以法彈違不得動用開塞以壞成事按法蓋麤術非妙道也矯割物情以成法耳若每隨物情輒改法制此為以情壞法法之不一是謂多門開人事之路廣私請之端非先王立法之本意也凡為駮議者若違律令節度當合

經傳及前比故事不得任情以破成法愚謂宜令録事更立條制諸立議者皆當引律令經傳不得直以情言無所依準以虧舊典也是時帝以權宜從事尚未能從而河東衛展為晉王大理考擿故事有不合情者又上書論之元帝令曰先自元康以來事故荐臻刑禁滋蔓大理所上宜朝堂會議蠲除詔書不可用者此孤所虛心者也　宋文帝時蔡廓為侍中建議以為鞫獄不宜令子孫下辭明言父祖之罪自今但令家人與囚相見

無乞鞫之詳便足以明伏罪不須責家人下辭朝議咸以為允從之時王弘上疏曰主守偷五疋常偷四十疋並死太重請加主守至十疋常偷至五十疋謝莊為都官尚書奏改定州獄曰舊官長竟囚畢郡遣督郵案驗仍就施行督郵賤吏非能異於官長雖有案驗之名而無刑究之實愚謂此制宜革自今入重之囚縣考正畢以事言郡并送囚身委二千石親臨覆辯必收聲吞釁然後就戮若二千石不能決乃度廷尉神州統外移之

刺史刺史有疑亦歸臺獄必令死者不怨而生者無恨　齊武帝令删定郎王植之集注張杜舊律合為一書凡千五百三十條事未施行其文殆滅　梁武帝制依周漢舊事有罪者贖其科凡在官身犯罰金鞭杖督之罪悉入贖停罪其臺省令史士卒欲贖者聽之時齊時舊郎蔡法度能言齊王植之律於是使損益舊本以為梁律天監初又令王亮等定為二十篇一曰刑名二曰法例三曰盜刼四曰賊叛五曰詐偽六曰受賕七曰告

劾八曰討捕九曰繫訊十曰斷獄十一曰雜十二曰戸
十三曰擅興十四曰毀亡十五曰衛宫十六曰水火十
七曰倉庫十八曰廐十九曰關市二十曰違制其制刑
為十五等之差棄市以上為死罪大罪梟其首次棄市
刑二歲以上為耐罪言各隨伎能而任使之也有髡鉗
五歲刑笞二百收贖絹男子六十疋又有四歲刑男子
四十八疋又有三歲刑男子三十六疋又有二歲刑男
子二十四疋罰金一兩以上為贖罪贖死者金二斤男

子十六疋贖髠鉗五歲刑笞二百者金一斤十二兩男子十四疋贖四歲刑者金一斤八兩男子十二疋贖三歲刑者金一斤四兩男子十疋贖二歲刑者金一斤男子八疋罰金十二兩者男子六疋罰金八兩者男子四疋罰金四兩者男子二疋罰金二兩者男子一疋罰金一兩者男子二丈女子各半之五刑不簡正于五罰五罰不服正于五過以贖論故為此十四等之制又九等之差一歲刑半歲刑百日刑鞭杖二百鞭杖一百鞭杖

五十鞭杖三十鞭杖二十鞭杖十又有八等之差一曰
免官加杖督一百二曰免官三曰奪勞百日杖督一百
四曰杖督一百五曰杖督五十六曰杖督四十七曰杖
督二十八曰杖督十其鞭有制鞭法鞭常鞭凡三等之
差制鞭生革廉成法鞭生革去廉常鞭熟靼不去廉皆
作鶴頭紐長一尺一寸稍長二尺七寸廣三寸靶長尺
五寸杖皆用生荆長六尺有大杖法杖小杖三等之差
大杖頭圍寸三分小頭八分半法杖圍寸二分小頭五

分小杖圍寸一分小頭極杪諸督罰大罪無過五十三十小者二十當笞二百以上者笞半餘半後決中分鞭杖老小於律令當行鞭杖罰者皆半之其制鞭制杖法鞭法杖自非特詔皆不得用士人有錮禁之科亦以輕重為差其犯清議則終身不齒凡定罪二千五百二十九條又有令三十卷其後除贖罪之科　陳武帝令尚書删定郎范果叅定律令又令徐陵等知其事制律三十卷科三十卷其制惟重清議禁錮之科若搢紳之族

犯虧名教不孝及内亂者終身不齒自餘一用梁法當刑於市者夜須明雨須晴朔日八節六齋日月在張心日並不得行刑廷尉寺為北獄建康縣為南獄並置正監平又制常以二月侍中吏部尚書三公郎部都令史三公録冤屈御史中丞侍御史蘭臺令史親行京師諸獄及治署治察囚徒冤枉　後魏起自北方屬晉室之亂部落漸盛其主乃峻刑法每以軍令從事人乘寬政多以違令得罪死者以萬計於是國落騷然其後當死

者聽其家獻金馬以贖犯大逆者親族男女無少長皆斬男女不以禮交皆死人相殺者聽與死家牛馬四十九頭及送葬器物以平之無繫訊連逮入坐盜官物一備五私物一備十及道武既平定中原患舊制太峻命三公郎王德除其酷法約定科令至太武帝神䴥中詔崔浩定律令除五歲四歲刑增一年刑大逆不道腰斬誅其同籍年十四以下腐刑女子没縣官害其親者轘之為蠱毒者男女皆斬而焚其家其巫蠱者負羖羊抱犬沈諸泉當

刑者贖貧則加鞭二百畿內人富者燒炭於山貧者役於閹圂女子入舂槀其痼疾不逮于人守苑囿王官階九品得以官爵除刑婦人當刑而孕產後百日乃決年十四以降刑之半八十及九十非殺人不坐拷訊不踰四十九論刑者部主言狀公車鞫辭而三都決之當死者定按奏聞帝親臨問無異辭怨言乃刑之諸州因之大辟皆先讞報乃施行其後因官吏黷貨太延中詔吏民得舉告牧守之不法於是克悖者求得牧宰之失乃

貪暴於閭閻太平真君中以有司斷法不平詔諸疑獄皆付中書依經義論決初盜律贓四十疋致大辟人多慢政乃減至三疋十一年誅崔浩正平初又令胡方回游雅改定律制凡三百七十條門房之誅四大辟百四十五刑二百二十一文成帝太安中以庶士多因酒致酗訟制禁釀酒沽飲皆斬吉凶賓親則開禁有日程增置候官伺察諸違犯贓二丈皆斬又增律七十九章門房之誅十有三大辟三十五刑六十二至獻文帝除口

誤開酒禁故事斬皆裸形伏鑕砧也孝文太和初制不令裸形又令高閭修改舊文隨例增減凡八百三十二章門房之誅十有六大辟之罪二百三十五刑三百七十七除羣行剽刼首謀門誅律重者止梟首時法官及州縣多為重枷復以石縋囚頸傷肉至骨勒以誣服吏以為能帝聞而傷之乃制非大逆有明證而不疑辭者不得大枷宣武帝正始初尚書令高肇等奏曰杖之小大鞭之長短令有定式但枷之輕重先無成制請造大枷

長丈三尺喉下長丈通頰木各方五寸以擬大逆外叛自是枷杖之制頗有定準法例律五等爵及在官品令從第五以上皆當刑二歲免官者三載之後聽仕降先階一等邢巒奏官人若有罪本除名以職當刑猶有餘資得降階而叙至於五等封爵除刑若盡永旣甄削便同之除名於例實爽愚謂自王公以下有封邑罪除名三年之後宜各降本爵一等王及郡公降為縣公公為侯侯為伯伯為子子為男至于縣則降為鄉男五等爵

者并依此而降至於散男其鄉男散男無可降授者於三年之後聽依其本品之資出身從之及齊神武東魏政遷都於鄴羣盜頗起遂立嚴制諸彊盜殺人者首從皆斬妻子同籍配為樂戶其不殺人及贓不滿五疋魁首斬從者死妻子亦為樂戶小盜贓滿十疋以上魁首死妻子配驛從者流

北齊文宣帝受禪後命羣官刊定魏朝麟趾格又議造齊律積年不成其決獄猶依魏舊式武成帝河清三年尚書令趙郡王叡等奏上齊

律十二篇一曰名例二曰禁衛三曰戶婚四曰擅興五曰違制六曰詐偽七曰鬬訟八曰盜賊九曰捕斷十曰毀損十一曰廐牧十二曰雜其定罪九百四十九條又上新令四十卷大抵採魏晉故事其制刑名五一曰死重者轘之轘音患其次梟首並陳屍三日無市者列於鄉亭其次斬刑殊身首其次絞刑死而不殊凡四等二曰流刑謂論犯可死原情可降鞭笞百髡之投于邊裔以為兵卒未有道里之差其不合遠配者男子長徒女子

配舂並六年三曰刑罪即耐罪也有五歳四歳三歳二
歳一歳之差凡五等各加鞭六歳者加笞百其五歳者
八十四歳者六十三歳者四十二歳者二十一歳者無
笞並鏁輸作左校而不髠無保者鉗之婦人配舂及掖
庭織四曰鞭有百八十六十五十四十之差凡五等五
曰杖有三十二十一十之差凡三等當加者上就次當
減者下就次贖罪者舊有金皆代以中絹死者百疋流
九十二疋刑五歳七十八疋四歳六十四疋三歳五十

疋二歲三十六疋各通鞭笞論一歲無笞則通鞭二十四疋鞭杖每十續絹一疋至鞭百則絹十疋無絹之鄉皆準絹收錢自贖笞十以上至死又為十五等之差當加減次如正決法合贖者謂流内官及爵秩比視老小閹癡并過失之屬犯罰絹一疋及杖十以下皆名為罪人盗及殺人而亡者即揭名注籍甄其一房配驛戸宗室則不注盗不入奚官不加宫刑自犯流罪以下合贖者及婦人犯刑以下侏儒篤疾殘廢非犯死罪皆頌繫

之又列重罪十條一曰反逆二曰大逆三曰叛四曰降五曰惡逆六曰不道七曰不敬八曰不孝九曰不義十曰內亂其犯此十者不在八議論贖之限是後法令明審科條簡要又勑仕門子弟常講習之故齊人多曉法律其不可為定法者別制權令二卷與之並行　後周文帝東西魏政令有司斟酌今古通變修撰新律革命後武帝保定三年司憲大夫拓跋迪奏新律謂之大律凡二十五篇一曰刑名二曰法例三曰祀享四曰朝會

五曰婚姻六曰戶禁七曰水火八曰興繕九曰衛宮十曰市廛十一曰鬭競十二曰刼盜十三曰賊叛十四曰毀亡十五曰違制十六曰關津十七曰諸侯十八曰廐牧十九曰雜犯二十曰詐偽二十一曰請求二十二曰告言二十三曰逃亡二十四曰繫訊二十五曰斷獄大凡定罪千五百三十條其制罪一曰杖刑五自十至五十二曰鞭刑五自六十至於百三曰徒刑五徒一年者鞭六十笞十徒二年者鞭七十笞二十徒三年者鞭八

十笞三十徒四年者鞭九十笞四十徒五年者鞭百笞五十四曰流刑流衛服去皇畿二千五百里者鞭百笞六十流要服去皇畿三千里者鞭百笞七十流荒服去皇畿三千五百里者鞭百笞八十流鎮服去皇畿四千里者鞭百笞九十流藩服去皇畿四千五百里者鞭百笞百五曰死刑五一曰磬二曰絞三曰斬四曰梟五曰裂五刑之屬各有五合二十五等不立十惡之目而重惡逆不道大不敬不孝不義内亂之罪也凡惡逆肆之

三曰盜賊羣攻鄉邑及入人家者殺之無罪若報讐者造於法（造七報反）而自殺之不坐經為盜者注其籍惟皇宗則否凡死罪枷而拲流罪枷而梏徒罪枷鞭罪桎杖罪散以待斷皇族及有爵者死罪以下鏁之徒以下散之獄成將殺者書其姓名及其罪於拲而殺之市惟皇族與有爵者隱獄其贖杖刑五金一兩至五兩贖鞭刑五金六兩至十兩贖徒刑一年金十二兩二年十五兩三年一斤二兩四年一斤五兩五年一斤八兩贖流刑一

斤十二兩俱役六年不以遠近爲差等贖死刑金二斤鞭者以百爲限加笞者合二百止應加鞭笞者皆先笞後鞭婦人當笞者聽以贖論徒輸作者皆任其所能而役使之若再犯徒三犯鞭者一身永配下役應贖金者鞭杖十收中絹一疋流徒者依限歲收絹十二疋死罪者百疋其贖刑死罪五旬流刑四旬徒刑三旬鞭刑一旬限外不輸者歸於法貧者請而免之大凡定法千五百三十七條其大略滋章條流苛密比於齊法煩而不

要又初除復讐之法犯者以殺論帝又以齊之舊俗未
改昏政賊盜姦宄頗乖憲章其年又為刑書要制以督
之大抵持杖羣盜一疋以上不持杖羣盜五疋以上監
臨主掌自盜二十疋以上盜及詐請官物三十疋以上
正長隱五戸及丁五以上及地頃以上皆死自餘依大
律由是澆詐頗息焉宣帝虐忍無度令撰刑書謂之刑
經聖制　隋文帝初令髙熲等更定新律其刑名有五
一曰死刑二有絞有斬二曰流刑三有千里千五百里

二千里應配者千里居作二年千五百里居作二年半二千里居作三年三曰徒刑五有一年一年半二年二年半三年四曰杖刑五自五十至于百五曰笞刑五自十至于五十而蠲除前代鞭刑及梟首轘裂之法其流徒之罪皆減從輕流役六年改為五年徒刑五年改為三年惟大逆謀反叛者父子兄弟皆斬家口没官又置十惡之條多採後齊之制而頗有損益一曰謀反二曰謀大逆三曰謀叛四曰惡逆五曰不道六曰大不敬七

曰不孝八曰不睦九曰不義十曰内亂十惡及故殺人獄成者雖會赦猶除名其在八議之科及官品第七以上犯罪皆例減一等其品第九以上犯者聽贖應贖者皆以銅代絹銅一斤為負負十為殿笞十者銅一斤加至杖百則十斤徒一年贖銅二十斤每等則加銅十斤三年則六十斤矣流千里贖銅八十斤每等則加銅十斤二千里則百斤矣二死皆贖銅百二十斤犯法私罪以官當徒者五品以上一官當徒二年九品以上一官

當徒一年當流者三流周比徒三年若犯公罪者加一
年當流者各加一等其累徒過九年者流二千里自前
代相承有司訊考皆法外或有用大棒束杖車輻鞵底
壓踝杖桄之屬盡除之訊囚不得過二百枷杖大小咸
為之程品行杖者不得易人又敕四方辭訟有枉屈縣
不治者令以次經郡及州至省仍不治乃詣闕申訴有
所未愜聽撾登聞鼓有司錄狀奏之帝又每季親錄囚
徒常以秋分之前省閱諸州申奏罪狀後因覽刑部奏

斷獄數猶至萬條以為律尚嚴密故人多陷罪又勑蘇威牛弘等更定新律除死罪八十一條流罪百五十四條徒杖等千餘條定留惟五百條凡十二卷一曰名例二曰禁衛三曰職制四曰戸婚五曰廐庫六曰擅興七曰賊盜八曰鬬訟九曰詐偽十曰雜律十一曰捕亡十二曰斷獄自是刑網簡要疎而不失於是置律博士弟子員斷決大獄皆先牒明法定其罪名然後依斷其後帝以用律者多致蹐駮罪同論異詔諸州死罪不得便

決悉移大理按覆事盡然後上奏取裁十三年改徒及流並為配防十五年制死罪者三奏而後決帝無學以文法繩下諸州有主典盜倉粟者差人馳驛斬之又於殿前決之人或有盜一錢亦死煬帝即位以文帝禁網深刻又勑修律令除十惡之條時斗秤皆小舊二倍其贖銅亦加三倍為差杖百則三十斤矣徒一年者六十斤每等加三十斤為差三年則百八十斤矣流無異等贖二百四十斤二死同贖三百六十斤舊制釁夥門子弟

不得居宿衛近侍之官帝下制曰諸州犯罪被戮之門期以下親仍令合仕聽參宿衛近侍之官三年新律成凡五百條為十八篇詔施行之謂之大業律一曰名例二曰衛宫三曰違制四曰請求五曰户六曰婚七曰擅興八曰告劾九曰賊十曰盜十一曰鬭十二曰捕亡十三曰倉庫十四曰廐牧十五曰關市十六曰雜十七曰詐偽十八曰斷獄其五刑之内降從輕典二百餘條其枷杖決罰訊囚之制蓋並輕於舊是時百姓久猒苛刻

喜於刑寬其後帝外征四夷內窮嗜慾兵革歲動賦斂繁滋盜賊蜂起吏為嚴制

肉刑議

漢文帝十三年齊大倉令淳于意有罪遂繫長安當刑其女緹縈上書曰妾父為吏齊中皆稱廉平今坐法當刑妾痛死者不可復生刑者不可復屬屬聯也之欲反雖欲改過自新其道無由妾願沒入為官婢贖父刑罪天子憐其意遂下令曰蓋聞有虞氏之時畫衣冠異章服以為

戮而民弗犯今有肉刑三黥劓二左右趾而姦不止吾甚自愧夫訓道不純愚人陷焉詩曰愷悌君子民之父母今刑者斷支體刻肌膚終身不息息生也或欲改行為善而道無由豈稱為民父母之意哉其除肉刑丞相張蒼御史大夫馮敬奏議定律令諸當完者完為城旦舂當黥者髠鉗為城旦舂當劓者笞三百當斬左趾者笞五百班固之論曰禹承堯舜之後自以德衰而制肉刑湯武順而行之者以俗薄於唐虞故也今漢承衰周暴秦極弊

之流俗以薄於三代而行堯舜之刑是猶以鞿羈而御駻突以繩繫馬口謂之鞿絡駻突惡馬也馬頭曰羈違救時之宜矣且除肉刑者本欲全人之生也今去髡鉗一等轉而入於大辟故死者歲以萬數刑重之所致也至于穿窬之盜忿怒傷人男女淫佚吏為姦贓若此之罰又不足以懲也故刑者歲十數萬人既不畏又曾不恥刑輕之所生也故思所以清源正本之論刪定律令簒音撰二百章以應大辟其餘罪次於古當生今觸死者皆可募行肉刑欲死邪

欲腐邪及傷人與盜吏受賕枉法男女淫亂皆復古刑
為三千章詆欺文致微細之法悉蠲除如此則刑可畏
而禁易避吏不專殺法無二門順稽古之制成時雍之
化矣　後漢獻帝之時天下旣亂刑罰不足以懲惡於
是名儒大才崔寔鄭康成陳紀之徒咸以為宜復肉刑
及曹公令荀彧博訪百官欲復申之少府孔融議以為
紂斬朝涉之脛天下謂之無道九牧之地千八百君若
刖一人是天下常有千八百紂也且被刑之人慮不念

生類多趨惡夙沙亂齊伊戾禍宋趙高英布為世大患
不能止人遂為非也雖忠如鬻拳信如卞莊智如孫臏
冤如巷伯才如史遷達如子正一罹刀鋸没世不齒漢
開改惡之路凡為此故朝廷善之卒不改焉　魏武秉
漢政下令又欲復肉刑御史中丞陳羣深陳其便相國
鍾繇亦贊成之奉常王循不同其議魏武亦難以藩國
改漢朝之制遂不行至齊王芳正始中征西將軍夏侯
太初河南尹李勝相論難勝主肉刑而太初不主肉刑

凡往復數四文多不載丁謐又論曰舜典曰象以典刑流宥五刑鞭作官刑扑作教刑金作贖刑怙終賊刑咎繇曰天討有罪五刑五用哉呂刑曰蚩尤惟始作亂延及于平民罔不寇賊鴟義姦宄寇攘矯虔苗民惟作五虐之刑曰法殺戮無辜爰始淫為劓刵椓黥按此肉刑在於蚩尤之世而堯舜以流放代之故黥劓之文不載唐虞之籍而五刑之數亦不具於聖人之旨也禹承舜禪與堯同治必不釋二聖而遠則凶頑固可知矣湯武

之王獨將奚取於呂侯故叔向云三辟之興皆叔世也此則近君子有徵之言矣　晉武帝初廷尉劉頌上言曰臣昔上行肉刑竊以為議者徇孝文之小仁而輕違聖王之典刑未詳之甚莫過於此今死刑重故非命者衆生刑輕故罪不禁姦所以然者肉刑不用之所致也古者用刑以止刑今反於此諸重犯亡者髡過三十輒重髡之此以刑生刑加作一歲此以徒生徒也亡者積多繫囚猥畜復從赦之此為刑不制罪法不勝姦聖王

之制肉刑遠有深理非徒懲其畏剝割之痛而不為也乃去其為惡之具亡者刖足無所用復亡盜者截手無所用復盜淫者割其勢理亦如之除惡塞源莫善於此此等已刑之後便各歸家父母妻子共相養恤不流離於塗路今宜取死刑之限經及三犯逃亡淫盜悉以肉刑代之隨發被刑去其為惡之具此為已刑者皆非良士也豈與全其為姦之手足而蹴居必死之窮地同哉周禮三赦三宥施於老幼悼耄黔黎不屬逮者此非為

惡之所出故刑法逆舍而宥之非此犯罪則必刑而無赦暨至後代以時嶮多難因赦解結權而行之又不以寛罪人也而今常以罪積獄繁赦以散之是以赦愈數而獄愈塞如此不已將至不勝原其所由肉刑不用之故也去此二端獄不得繁故無取於數赦也䟽上又不見省　東晉元帝即位廷尉衛展上言古者肉刑事經前聖漢文除之增加大辟今人戶凋荒百不遺一而刑法峻重非勾踐養胎之義也詔內外通議於是王導等

議以肉刑之典由來尚矣引班固之論以為據尚書令刁協等議以令中興祚隆大命惟新誠宜設肉刑寛法以育人然懼羣小之愚習翫所見而忽異聞或未能咸服愚謂行刑之時先明申法令樂刑者刖甘死者殺則心服矣古典刑不上大夫今士人有犯者謂宜如舊不在刑例則進退為允尚書周顗等議以為肉刑平世所應立非救弊之宜也方今聖化草創民有餘姦習惡之徒為非未已截頭絞頸尚不能禁而乃更斷足劓鼻以

止之乎恐受刑者轉廣而為非者日多踊貴屨賤有鼻者醜也元帝猶欲從展所上大將軍王敦以為百姓習俗日久忽復肉刑必駭遠近且逆寇未殄不宜有慘酷之聲以聞天下於是乃止安帝元興末桓元輔政又議欲復肉刑斬左右趾之法以輕死刑命百官議蔡廓上議曰肉刑之設肇自哲王故能勝殘去殺化崇無為季末澆偽設網彌密至於棄市之條實非不赦之罪事非手殺考律同歸輕重均科減降路塞鍾陳以之抗言元

皇所為留愍今誠宜明慎用刑愛民宏育申哀矜以革濫移大辟於支體全性命之至重愜繁息於將來而孔琳之議不同用王朗夏侯太初之旨時論多與琳之同故遂不行

赦宥 放生附

易解卦曰雷雨作解君子以赦過宥罪虞書曰宥過無大刑故無小罪疑惟輕功疑惟重與其殺不辜寧失不經周官司寇曰三刺三宥三赦之法一曰訊羣臣二曰

訊羣吏三曰訊萬民聽民之所刺宥以施上服下服之刑宥寛也人言殺殺之言寛寛之上服劓墨下服宫刖之刑一宥曰不識再宥曰過失三宥曰遺忘一赦曰幼弱再赦曰老耄三赦曰惷愚又國君過市刑人赦呂刑云五刑之疑有赦五罰之疑有赦其審克之墨辟疑赦其罰百鍰刑疑則赦從罰六兩曰鍰鍰黄鐵劓辟疑赦其罰惟倍剕辟疑赦其罰倍差宫辟疑赦其罰六百鍰大辟疑赦其罰千鍰禮曰疑獄汎問與衆共之衆疑赦之管仲曰赦者先易而後難久而不勝其禍

法者先難而後易久而不勝其福故惠者人之仇讐也法者人之父母也凡赦者小利而大害者也無赦者小害而大利者也夫盜賊不勝則良民危法禁不立則姦邪繁故赦者奔馬之委轡也　漢景帝四年赦有犯死罪欲腐者許之（腐宮刑也丈夫割勢不復生子如腐木不生實）　後漢光武建武中大司馬吳漢疾篤帝親臨問所欲言對曰臣無識知惟願愼無赦而已章帝章和元年赦天下繫囚在四月丙子以前減死罪一等勿笞詣金城而文不及亡命

未發覺郭躬上封事曰聖恩所以減死罪使戍邊重人命也今死罪亡命無慮萬人又自赦以來捕得甚衆而詔令不及皆當重狀惟天恩莫不蕩宥臣以為赦前犯死罪而繫在赦後者可皆勿詣金城以全人命有益於諸邊帝善之下詔赦焉安帝永初中尚書陳忠上言母子兄弟相代死者聽赦所代者從之　北齊赦日武庫令設金雞及鼓於閶闔門外之右勒集囚徒於闕前撾鼓千聲脫枷鎖遣之　唐令曰赦日武庫令設金雞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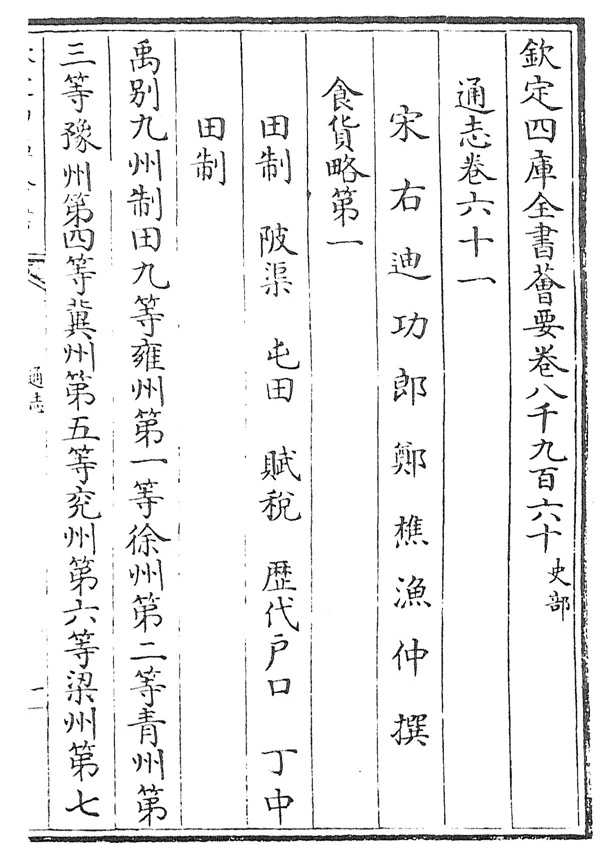
鼓於宫城門外之右勒集囚徒於闕前撾鼓千聲訖宣
制放其赦書頒諸州用絹寫行下貞觀二年七月上謂
侍臣曰凡赦惟及不軌之輩古語云小人之幸君子不
幸一歲再赦婦兒喑啞凡養稂莠者傷禾稼惠姦宄者
賊良民昔文王作罰刑茲無赦夫小仁者大仁之賊故
我有天下以來不甚放赦今四海安寧禮義興行數赦
則愚人常冀僥倖惟欲犯法不能改過當須慎赦武太
后聖歷三年斷屠殺鳳閣舍人崔融上議曰春生秋殺

天之常道冬狩夏苗國之大事豺祭獸獺祭魚自然之理也一乾豆二賓客不易之義也上自天子下至庶人莫不揮其鸞刀烹之鑊鼎所以充庖厨故能幽明感通人祇輯睦萬王千帝殊塗同歸今者禁屠宰斷弋獵二驅莫行一切不許將恐違聖人之達訓紊明王之善經一不可也且江南諸州以魚為命河西諸國以肉為齋一朝禁止倍生勞弊富者未革貧者難堪二不可也如有貧賤之流刹割為事家業儻失性命不全雖復日戮

一人終慮未能總絶但益恐嚇惟長姦欺外有斷屠之名内誠鼓刀者衆勢利依倚請託紛紜三不可也雖好生惡殺是君子之小恩而考古會今非國家之大體但使順月令奉天經造次合禮儀從容中刑典自然人得其性物遂其生何必改革方為盡善景龍元年遣使往江淮分道贖生以所在官物充直中書舍人李乂上疏曰江淮水鄉採捕為業魚鼈之利黎元所資雖雲雨之私有霑於末類而生成之惠未洽於平民何則江湖之

饒生育無限府庫之内支供易殫費之若少則所濟何成用之儻多則常支有闕在於拯物豈若憂民且鬻生之徒惟利斯視錢刀日至網罟年滋施之一朝營之百倍未若迴救贖之錢物減貧無之傜賦治國愛民其福勝彼二年九月勑鳥雀昆蟲之屬不得擒捕以求贖生犯者先決三十宜令金吾及州縣市司嚴加禁斷

通志卷六十



通志卷六十一

宋　右迪功郎鄭樵漁仲　撰

食貨略第一

田制　陂渠　屯田　賦稅　歷代戶口　丁中

田制

禹別九州制田九等雍州第一等徐州第二等青州第三等豫州第四等冀州第五等兖州第六等梁州第七

等荆州第八等揚州第九等九州之地墾田九百一十萬八千二十頃周文王在岐用平土之法以為治民之道地著為本故建司馬法六尺為步步百為畝畝百為夫夫三為屋屋三為井井十為通通十為成成十為終終十為同同方百里同十為封封十為畿畿方千里故丘有戎馬一疋牛三頭甸有戎馬四疋兵車一乘牛十二頭甲士三人步卒七十二人一同百里提封萬井戎馬四百疋車百乘此卿大夫采地之大者是謂百乘之

家一封三百六十六里提封十萬井定出賦六萬四千井戎馬四千疋車千乘此諸侯之大者謂之千乘之國天子之畿内方千里提封百萬井定出賦六十四萬井戎馬四萬疋兵車萬乘戎卒七十二萬人故曰萬乘之主小司徒之職乃經土地而井牧其田野九夫為井四井為邑四邑為丘四丘為甸四甸為縣四縣為都以任地事而令貢賦民受田上田夫百畝中田夫二百畝下田夫三百畝歲耕種者為不易上田休一歲者為一易

中田休二歲者為再易下田三歲更耕之農民戶人已受田其家衆男為餘夫亦以口受田士工商家受田五口乃當農夫一人凡一口受田二十畝此謂平土可以為法者也若山林數澤原陵淳鹵之地各以肥磽多少為差民年二十受田六十歸田七十以上上所養也十歲以下上所長也十一以上上所彊也商鞅相秦孝公以三晉地狹民貧秦地廣民寡於是誘三晉之民而廢井田開阡陌任其所耕不限多少數年之間國富兵彊無敵於天

下及漢孝武外事四夷內興功利役費並興而民去本董仲舒說上曰秦用商鞅之法改帝王之制除井田民得賣買富者田連阡陌貧者亡立錐之地漢興循而未改古井田法雖難卒行宜少近古限民名田以贍不足塞兼并之路然後可善治也終不能用及末年悔征伐之事乃封丞相田千秋為富民侯以趙過為搜粟都尉過能為代田一畝三甽歲代處故曰代田代田者耕田之法耳而非受田之制也哀帝時師丹輔政建限田之

制以裁抑兼并天子下其議丞相孔光大司空何武奏請諸侯列侯皆得名田國中列侯在長安公主名田縣道及關內侯吏民名田皆無過三十頃諸侯王奴婢二百人列侯公主百人關內侯吏民三十人期盡三年犯者没入官時田宅奴婢賈為減賤丁傅用事董賢隆貴皆不便也詔書且須後遂寢不行晉武帝平吳之後有司奏王公以國為家京城不宜復有田宅未暇作邸當使城中有往來之處近郊有芻藁之田今可限之國王

公侯京城得有宅一處近郊田大國十五頃次國十頃小國七頃城內無宅城外有者皆聽留之男子一人占田七十畝女子三十畝其丁男課田五十畝丁女二十畝次丁男半之女則不課其官第一品五十頃每品減五頃以為差第九品十頃而又各以品之高卑蔭其親屬多者及九族少者三代宗室國賓先賢之後士人子孫亦如之而又得蔭人為衣食客及佃客量其官品以為差降後魏文帝時李安世上疏曰臣聞量民畫野經

國大式邑地相參致理之本井稅之興其來日久田萊之數制之以限蓋欲使土不曠功人罔遊力雄擅之家不獨膏腴之美單陋之夫亦有頃畝之分竊見州郡之民或因年儉流移棄賣田宅漂居異鄉事涉數代三長既立始返舊墟廬井荒涼桑榆改植事已歷遠易生假冒彊宗豪族肆其侵凌遠認魏晉之家近引親舊之驗年載稍久鄉老所惑羣證雖多莫可取據爭訟遷延連紀不判良疇委而不開柔桑枯而不採欲令家豐入給

其可得乎愚謂今雖桑井難復宜更均量審其徑術令分藝有准力業相稱細民獲資生之利豪右靡餘地之盈又所爭之田宜限年斷事久難明悉屬今主帝深納之均田之制起於此矣太和九年下詔均給天下民田諸男夫十五以上受露田四十畝（不栽樹者謂之露田）婦人二十畝奴婢依良丁牛一頭受田三十畝限四牛所授之田率倍之三易之田再倍之以供耕休及還受之盈縮人年及課則受田老免及身沒則還田奴婢牛隨有無以

還受諸桑田不在還受之限但通入倍田分於分雖盈不得以充露田之數不足者以露田充倍諸初受田者男夫一人給二十畝課蒔餘果種桑五十樹棗五株榆三根非桑之土夫給一畝依法課蒔餘果及多種桑榆者不禁諸應還之田不得種桑榆棗果種者以違令論地入還分諸桑田皆為世業身終不還恒從見口有盈者無受無還不足者受種如法盈者得賣其盈不足者得買所不足不得賣其分亦不得買過所足諸麻布之

之土男夫及課別給麻田十畝婦人五畝奴婢依良皆
從還受之法諸有舉户老小殘疾無受田者年十一已
上及疾者各授以半夫田年踰七十者不還所受寡婦
守志者雖免課亦授婦田諸還受人田恒以正月若始
受田而身亡及賣買奴婢牛者皆至明年正月乃得還
受諸土廣人稀之處隨力所及官借人種蒔後有來居
者依法封授諸地狹之處有進丁受田而不樂遷者則
以其家桑爲正田分又不足不給倍田又不足家内人

別減分無桑之鄉準此為法樂遷者聽逐空荒不限異
州他郡唯不聽避勞就逸其地足之處不得無故而移
諸人有新居者三口給地一畝以為居室奴婢五口給
一畝男女十五以上因其地分口課種菜五分畝之一
諸一人之分正從正倍從倍不得隔越他畔進丁受田
者恒從所近若同時俱受先貧後富再倍之田放此為
法諸遠配流謫無子孫及戸絶者墟宅桑榆盡為公田
以供授受授受之次給其所親未給之間亦借其所親

諸宰人之官各隨近給公田刺史十五頃太守十頃治中別駕各八頃縣令郡丞六頃更代相付賣者坐如律職分田起於此北齊給授田令仍依魏朝每年十月普令轉授成丁而授丁老而退不聽賣易文宣帝天保八年議從冀瀛定無田之人謂之樂遷於幽州寬鄉以處之武成帝河清三年令男子率以十八受田輸租調二十充兵六十免力役六十六退田免租調京城四面諸方之外三十里內為公田受公田者三縣代遷戶執事官一品

以下逮于羽林虎賁各有差其外畿郡華人官第一品以下羽林虎賁以上各有差職事及百姓請墾田者名為永業田奴婢受田者親王止三百人嗣王二百人第二品嗣王以下及庶姓王百五十人正三品以上及皇宗百人七品以上八十人八品以上至庶人六十人奴婢限外不給田者皆不輸其方百里外及州人一夫受露田八十畝婦人四十畝奴婢依良人限數與者在京百官同丁牛一頭受田六十畝限止四牛每丁給永業

二十畝為桑田其田中種桑五十根榆三根棗五根不在還受之限非此田者悉入還受之分土不宜桑者給麻田如桑田之法關東風俗傳曰其時彊弱相凌恃勢侵奪富有連畛亘陌貧無立錐之地昔漢氏募民徙田恐遺墾課令就良美而齊氏全無斟酌雖有當年權格時暫施行爭地文案有三十年不了者此由授受無法者也後周文帝霸政之初創置六官司均掌田里之政令凡人口十以上宅五畝口七（隋志作九）以上宅四畝口五

以下宅三畝有室者田百四十畝丁者田百畝隋文帝令自諸王以下至于都督皆給永業田各有差多者至百頃少者至三十頃其丁男中男永業露田皆遵後齊之制並課樹以桑榆及棗其田宅率三口給一畝京官又給職分田一品者給田五頃至五品則為田三頃其下每品以五十畝為差至九品為一頃外官亦各有職分田又給公廨田以供用開皇九年任墾田千九百四十萬四千二百六十七頃開皇中總八百九十萬七千五百三十六户按定墾之數

每戶合墾田二頃餘開皇十二年文帝以天下戶口歲增京輔及三河地少而人衆衣食不給議者咸欲徙就寛鄉帝乃發使四出均天下之田其狹鄉每丁纔至二十畝老小又少焉至大業中天下墾田五千五百八十五萬四千四十頃按其時有戶八百九十萬七千五百三十六則每戶合得墾田五頃餘恐本史之非實

唐開元二十五年令田廣一步長二百四十步為畝百畝為頃此秦漢以來頃畝之制也丁男給永業田二十畝口分田八十畝其中男年十八以上亦依丁男給老男篤疾廢疾各

給口分田四十畝寡妻妾各給口分田三十畝先永業者通充口分之數黄小中丁男女及老男篤疾癈疾寡妻妾當戶者各給永業田二十畝口分田二十畝應給寬鄉並依所定數若狹鄉新受者減寬鄉口分之半其給口分田者易田則倍給其永業田親王百頃職事官正一品六十頃郡王及職事官從一品各五十頃國公若職事官正二品各四十頃郡公若職事官從二品各三十五頃縣公若職事官正三品各二十五頃職事官

從三品二十頃侯若職事官正四品各十四頃伯若職事官從四品各十頃子若職事官正五品各八頃男若職事官從五品各五頃上柱國三十頃柱國二十五頃上護軍二十頃護軍十五頃上輕車都尉十頃輕車都尉七頃上騎都尉六頃騎都尉四頃驍騎尉飛騎尉各八十畝雲騎尉武騎尉各六十畝其散官五品以上同職事給諸永業田皆傳子孫不在收授之限襲爵之人惟得承父祖永業不合别請其縣界内所有部受田悉

足者為寛鄉不足者為狹鄉諸狹鄉田不足者聽於寛鄉遥受應給園宅地者良口三口以下給一畝毎三口加一畝賤口五口給一畝毎五口加一畝並不入永業口分之限其京城及州郡縣郭下園宅不在此例諸京官文武職事職分田一品十二頃二品十頃三品九頃四品七頃五品六頃六品四頃七品三頃五十畝八品二頃五十畝九品二頃並去京城百里内給其京兆河南府及京縣官人職分田亦準此即百里外給者亦聽

諸州及都護府親王府官人職分田二品十二頃三品十頃四品八頃五品七頃六品五頃七品四頃八品三頃九品二頃五十畝鎮戍關津嶽瀆及在外監官五品五頃六品三頃五十畝七品三頃八品二頃九品一頃五十畝三衛中郎將上府折衝都尉各六頃中府五頃五十畝下府及郎將各五頃上府果毅都尉四頃中府三頃五十畝下府三頃上府長史別將各三頃中府下府各二頃五十畝親王府典軍五頃三十畝副典軍四

頃千牛備身左右太子千牛備身各三頃親王府文武官隨府出藩者於所在處給諸軍上折衝府兵曹二頃中府下府各一頃五十畝其外軍校尉一頃二十畝旅師一頃隊正副各八十畝皆於領側州縣界内給其校尉以下在本縣及去家百里内領者不給諸驛封田皆隨近給每馬一匹給地四十畝若驛側有牧田之處匹各減五畝其傳送馬每匹給田二十畝諸庶人有身死家貧無以供葬者聽賣永業田諸以工商為業者永業

口分田各減半給之在狹鄉者並不給又田令在京諸司及天下州府縣監折衝府鎮戍關津嶽瀆等公廨田職分田各有差職分陸田限三月三十日稻田限四月三十日以前上者並入後人以後上者入前人其麥田以九月三十日為限若前人自耕未種後人酬其功直已自種者准租分法其價六斗以下者依舊定以上者不得過六斗並取情願不得抑配親王出藩者給地一頃作園若城內無可開拓者於近城便給如無官田取

百姓地充其地給好地替天寶中應受田一千四百三十萬三千八百六十二頃十三畝按十四年有戶八百九十萬餘計定墾之數每戶合一頃六十餘畝至建中初分遣黜陟使按比墾田田數都得百十餘萬頃

陂渠

魏襄王以史起為鄴令起進曰魏氏之行田也以百畝鄴獨二百畝是田惡也漳水在其旁西門豹為鄴令不知用於是以史起為鄴令遂引漳水溉鄴以富魏之河內民歌曰鄴有賢令兮為史公決漳水兮灌鄴旁終古

瀉鹵兮生稻粱其後韓聞秦之好興事欲疲之無令東伐乃使水工鄭國間說秦令鑿涇水自仲山西抵瓠口為渠並北山東注洛三百餘里欲以溉田中作而覺秦欲殺國國曰始臣為間然渠成亦秦之利也秦以為然卒使就渠注填閼之水溉澤鹵之地四萬餘頃收皆畝一鍾於是關中為沃野無凶年命曰鄭國渠秦平天下以李冰為蜀守冰壅江水作堋穿二江成都中雙過郡下以通舟船因以溉灌諸郡於是蜀沃野千里號為陸

海漢文帝以文翁為蜀郡太守穿煎洩口溉灌繁田千七百頃人獲其饒武帝元光中大司農鄭當時言引渭穿渠起長安並南山下至河三百餘里渠下民田萬餘頃又可得以溉田益肥關中之地得穀天子以為然令齊水工徐伯表悉發卒數萬人穿漕渠三歲而通渠下民頗得以溉田矣其後河東守番係請穿渠引汾溉皮氏汾陰下引河溉汾陰蒲坂下皮氏今龍門縣地屬絳郡汾陰今寶鼎縣地蒲坂今河東縣地並屬河東郡度可得五千頃五千頃故盡河壖棄地

民茭牧其中耳今溉田之度可得穀二百萬石以上天子以為然發卒數萬人作渠田數歲河移徙渠不利則田者不能償種久之河東渠田廢與越人令少府以為稍入（時越人有徙者以田與之其租稅入少府也）其後嚴熊言臨晉民願穿洛以溉重泉以東萬餘頃（重泉在今馮翊郡界今有乾阬即莊熊之所穿渠）故惡地誠得水可令畝十石於是為發卒萬餘人穿渠自徵引洛水至商顏下（徵在馮翊即今郡之澄城縣商顏今馮翊縣界）岸善崩乃鑿井深者四十餘丈往往為井井下相通行水水頽以

絶商顔東至山嶺十餘里間井渠之開自此始穿渠得龍骨故名曰龍首渠作之十餘歲渠頗通猶未得其饒是時用事者爭言水利朔方西河河西酒泉皆引河及川谷以溉田而關中靈軹成國𣷔渠引諸川汝南九江引淮東海引鉅定泰山下引汶水皆穿渠為溉田各萬餘頃他小渠陂山通道不可勝言自鄭國渠起至元鼎六年百三十六歲而兒寛為左内史奏請穿鑿六輔渠在鄭國渠之裏今尚謂之輔渠亦曰六渠以益溉鄭國傍高仰之田後十六

歲趙中大夫白公復奏穿渠引涇水首起谷口尾入櫟陽注渭中袤二百里溉田四千五百餘頃因名曰白渠民得其饒歌之曰田於何所池陽谷口鄭國在前白渠起後舉鍤為雲決渠為雨涇水一石其泥數斗且溉且糞長我禾黍衣食京師億萬之口言此兩渠饒也元帝建昭中邵信臣為南陽太守於穰縣之南六十里造鉗盧陂壘石為堤傍開六石門以節水勢澤中有鉗盧王池因以為名用廣溉灌歲歲增多至三萬頃人得其利

及後漢杜詩為太守復修其業時歌之曰前有邵父後有杜母後漢章帝建初中王景為廬江太守郡部安豐縣有楚孫叔敖所起芍陂先是荒廢景重修之境內豐給其陂徑百里灌田萬頃芍音鵲今壽春郡安豐縣界順帝永和五年馬臻為會稽太守始立鑑湖築塘周迴三百十里灌田九千餘頃東晉張闓為晉陵內史時所部四縣並以旱失田闓乃立曲阿新豐塘丹陽郡丹陽界溉田八百餘頃每歲豐稔葛洪為其頌宋文帝元嘉七年劉義欣為荊河刺史鎮壽陽

于時土荒民散義欣乃經理芍陂為之堤堰引淠匹詣反水入陂開榛伐木水得通涇歲獲豐稔後魏刁雍為薄骨律鎮將至鎮上表曰富平西三十里薄骨律鎮今靈武郡富平今迴樂縣有艾山南北二十六里東西四十五里鑿以通河似禹舊迹其兩岸作溉田大渠廣十餘步山南引水入此渠中水則充足溉官私田四萬餘頃旬日之間則水一徧水凡四溉穀得成實從之公私獲其利裴延儁為幽州刺史范陽郡有舊沈渠徑五十里漁陽燕郡有故戾

諸堰廣袤三十里皆廢毀多時莫能修復水旱不調人多饑餒延儁自度水形營造未幾而就溉田萬餘頃為十倍利

屯田

漢昭帝始元二年詔發習戰射士詣朔方調故吏將屯田張掖郡孝宣帝神爵元年遣後將軍趙充國將兵擊先零羌充國以擊虜殄滅為期乃欲罷騎兵屯田以待其敝上從之於是留步士萬人屯田大獲其利明年遂

破先零屯田之詳見充國傳魏武帝破黄巾欲經畧四方而苦軍食不足羽林監潁川棗祇建置屯田於是以任峻為典農中郎將募百姓屯田於許下得穀百萬斛郡國例置田官數年之中所在積粟倉廩皆滿廢帝齊王芳正始四年司馬懿督諸軍伐吳時欲廣田畜穀為滅賊資乃使鄧艾行陳項以東至壽春艾以為田良水少不足以盡地利宜開河渠可以大積軍糧又通運漕之道乃著濟河論以喻其指又以為昔破黄巾因為屯

田積穀於許都以制四方今三隅已定事在淮南每大軍征舉運兵過半功費巨億以為大役陳蔡之間土下田良可省許昌左右諸稻田並水東下令淮北屯二萬人淮南三萬人十二分休常有四萬人且田且守水豐常收三倍於西計除衆費歲得五百萬斛以為軍資六七年間可積三千萬斛於淮上此則十萬之衆五年食也以此乘吳無往而不克懿善之如艾計遂北臨淮水自鍾離西南横石以西盡沘水四百餘里五里置一營

營六十人且佃且守兼修廣淮陽百尺二渠上引河流下通淮潁大治諸陂於潁南北穿渠三百餘里溉田二萬頃淮南淮北皆相連接自壽春到京師農官兵田雞犬之聲阡陌相屬每東南有事大軍興衆汎舟而下達于江淮資食有儲而無水害艾所建也晉羊祜為征南大將軍鎮襄陽吳石城守去襄陽七百餘里每為邊害祜患之以詭計令吳罷守於是戍邏減半分以墾田八百餘頃大獲其利祜之始至也軍無百日之糧及至季

年有十年之積太康元年平吳之後杜預在荆州修邵信臣遺跡激用滍淯諸水以浸原田萬餘頃分疆刋石使有定分公私同利衆庶頼之號曰杜父舊水道唯沔漢達江陵千數百里北無通路又巴丘湖沅湘之會表裏山川實為險固荆蠻之所恃預乃開揚口起夏水達巴陵千餘里内瀉長江之險外通零桂之漕南土歌之曰後世無叛由杜翁孰識智名與勇功東晉元帝督課農功二千石長吏以入穀多少為殿最其宿衛要任皆

令赴農使軍各自佃即以為廪穆帝昇平初荀羡為北部都尉鎮下邳屯田于東陽之石鼈臨淮郡界公私利之後魏文帝大統十一年大旱十二年祕書丞李彪上表請别立農官取州郡戸千分之一為屯田人相水陸之宜料頃畝之數以贓贖雜物市牛科給令其肆力一夫之田歲責六十斛蠲其正課并征戍雜役行此二事數年之中則穀積人足矣帝覽而善之尋施行焉自此公私豐贍雖有水旱不為之害也北齊廢帝乾明中尚書左

丞蘇珍芝又議修石鼈等屯歲收數十萬石自是淮南軍防糧足孝昭帝皇建中平州刺史嵇曄建議開幽州督亢舊陂長城左右營屯歲收稻粟數十萬石北境得以周贍又於河內置懷義等屯以給河南之費自是稍止轉輸之勞武成帝河清三年詔沿邊城守堪墾食者營屯田置都子使以統之一子使當田五十頃歲終課其所入以論褒貶隋文帝開皇三年突厥犯塞吐谷渾寇邊轉輸勞敝乃令朔方總管趙仲卿於長城以北大

興屯田唐開元二十五年令諸屯隸司農寺者每三十頃以下二十頃以上為一屯隸州鎮諸軍者每五十頃為一屯應置者皆從尚書省處分其舊屯重置者一依承前封疆為定新置者並取荒閑無籍廣占之地天寶八年天下屯收百九十一萬三千九百六十石關内五十六萬三千八百一十石河北四十萬三千二百八十石河東二十四萬五千八百八十石河西二十六萬八十八石隴右四十四萬九百二石後上元中於楚州置洪澤屯壽州置芍陂

屯厥田沃壤大獲其利

賦稅

古之有天下者必有賦稅之用計口而入謂之賦公田什一及工商衡虞之入謂之稅稅以供郊廟社稷天子奉養百官祿食賦以給車馬兵甲士徒之役充實府庫賜予之用禹定九州量其貢賦三代因之而什一之法未嘗廢秦孝公十二年初為賦蓋納商鞅之說而易其制也自時厥後內興功作外攘夷狄收大半之賦而猶

為不足漢高帝懲其弊於是約法省禁輕田租什五而稅一量吏祿度官用以賦於民而山川園池市肆租稅之入自天子以至封君湯沐邑皆各為私奉養不領於天子之經費又令賈人不得衣絲乘車重租稅以困辱之四年八月初為算賦漢儀注人年十五以上至五十六出賦錢人百二十為一算為給庫兵車馬孝惠六年令女子年十五以上至二十不嫁五算漢律人出一算算百二十錢唯賈人與奴婢倍算令使五算罪謫之也孝文人賦四十丁男三年而一事常賦歲百二十歲一事時天下人多故出賦四十三歲而一事之鼂

錯說上令民入粟得以拜爵邊食足支五歲可令入粟郡縣足支一歲以上可時赦勿收農人租如此德澤加於萬民帝從其言後天下充實乃下詔賜民十一年租稅之半十三年詔曰農天下之本務莫大焉今勤身從事而有租稅之賦是謂本末者無以異也其於勸農之道未備其除田之租稅孝景帝二年令民半出田租三十而稅一時上溢而下有餘又禮高年九十者一子不事八十者二算不事令天下男子年二十始傅孝武即

位董仲舒說上曰古者稅民不過什一其求易供使民不過三日其力易足至秦則不然用商鞅之法又加月為更卒已復為正一歲屯戍一歲力役三十倍於古田租口賦鹽鐵之利二十倍於古或耕豪民之田見稅什五故貧民常衣牛馬之衣而食犬彘之食矣建元元年制八十復二算九十復甲卒孝昭始元六年七月罷搉酤官令民得以律占租武帝時賦斂繁多律外而取今始復舊元鳳二年三輔太常郡得以菽粟當賦三年以前逋更賦未入者

皆勿收四年出口賦漢儀注民年七歲至十四出口賦錢人二十三二十錢以食天子其三錢者武帝加口錢以補車騎馬六年詔曰夫穀賤傷農今三輔減賤其令以菽粟當今年賦元平元年詔減口賦錢有司奏請減什三上許之孝宣帝甘露二年減民算三十孝成建始二年減天下賦錢算四十本算百二十今減四十為八十孝平元始元年詔天下女徒已論歸家顧出錢月三百後漢光武建武六年詔田租三十稅一如舊制有産子者復以三年之算也明帝即位人無横徭天下安寧時穀貴尚

書張林上言穀所以貴由錢賤故也可盡封錢一取布
帛為租以通天下之用從之魏武初平袁紹鄴都令收
田租畝粟四升戶絹二疋綿二斤餘不得擅興晉武帝
平吳之後制戶調之式丁男之戶歲輸絹三疋綿三斤
女及次丁男為戶者半輸其諸邊郡或三分之二遠者
三分之一夷人輸賨布戶一疋遠者或一丈不課田者
輸義米戶三斛遠者五斗極遠者輸算錢人二十八文
成帝咸和五年始度百姓田取十分之一率畝稅米三

升是後頻年水旱田稅不至咸康初算田稅米空懸五十餘萬斛尚書諸曹以下免官哀帝即位乃減田租畝收二升孝武帝大元二年除度定田收租之制公王以下口稅三斛唯蠲在役之身八年又增稅米口五石宋孝武大明五年制天下人戸歲輸布四疋齊髙帝初竟陵王子良上表曰宋文帝元嘉中皆責成郡縣孝武徵求急速以郡縣遲緩始遣臺使百姓駭迫不以其命恣意賍賄人無敢言守宰務在裒刻圍桑品屋以准貲課

致令斬樹發瓦以充重賦又臺符既切畏失嚴期乃有自殘軀命斬絶手足以避徭役守長不務富民惟言益國豈有民貧於下而國富於上邪子良之言雖切而終不見用自東晉寓居江左百姓南奔者並謂之僑人其無貫之人不樂州縣編者謂之浮浪人惟其所輸終優於正課至齊武帝時都下人多為諸王公貴人左右佃客典計衣食客之類皆無課役官品第一第二佃客無過四十戶每品減五戶至第九品五戶其佃穀皆與大

家量分其典計官品第一第二置三人第三第四置二人第五第六及公府參軍殿中監監軍長史司馬部曲督關外侯材官議郎以上一人皆通在佃客數中官品第六以上并得衣食客三人第七第八二人第九品舉輦迹禽前驅彊弩司馬羽林郎殿中虎賁持椎斧武騎虎賁持鈒冗從虎賁命中武騎一人其客皆注家籍其課丁男調布絹各二丈絲三兩綿八兩緑絹八尺緑綿三兩二分粗米五石丁女並半之男年十六亦半課年

十八正課六十六免課其男丁每歲役不過二十日田畝稅米二升蓋大率如此也其量三升當今一升秤則三兩當今一兩尺則一尺二寸當今一尺自梁武帝末侯景之亂國用常褊京官文武月例唯得廩食多遥帶一郡縣官而取其禄秩焉揚徐等大州比令僕班寧桂等小州比參軍班丹陽郡吴郡會稽等郡同太子詹事尚書班高梁晉康等小郡三班而已大郡六班小縣兩轉方至一班品第既殊不可委載後魏令每調一夫一

婦帛一疋粟二石人年十五以上未娶者四人出一夫一婦之調奴任耕婢任績者八口當未娶者四耕牛十頭當奴婢八其麻布之鄉一夫一婦布一疋下至半以此為降大率十疋中五疋為公調二疋為調外費三疋為內外百官俸人年八十以上者聽一子不從役孤獨病老篤貧不能自存者亦一人不從役舊制民間所織絹布皆幅廣二尺二寸長四十尺為一疋六十尺為一端後乃漸至濫惡不依尺度孝文帝延興三年秋更立

嚴制令一准前式違者罪各有差四年詔州郡人十丁取一以充行戶收租五十石以備年糧太和八年始准古班百官之祿以品第各有差先是天下戶以九品混通戶調帛二疋絮二斤絲一斤粟二十石又入帛一疋二丈委之州庫以供調外之費至是戶增帛三疋粟二石九斗以為官司之祿復增調外帛滿二疋所調各隨土所出其司冀雍華定相秦洛荊河懷兖陜徐青齊濟南河東東徐等州貢綿絹及絲其餘郡縣少桑蠶處皆

以麻布充疋光後國用不足乃先折天下六年租調而徵之百姓怨苦有司奏斷百官常給之酒計一歲所省米五萬三千五十四斛九斗糵穀六千九百六十斛麪三千萬五百九十九斤有司又奏內外百官及諸蕃客廪食及肉悉三分減一計歲終省肉百五十九萬九千八百五十六斤米五萬三千九百三十三石北齊文宣受禪多所草創六坊內從者更加簡練每一人必當百人任其臨陣必死然後取之謂之百保鮮甲又簡華人

之勇力絶倫者謂之勇士以備邊要始立九等之戸富者税其錢貧者役其力後南征頻歲陷没士馬死者以數十萬計武成以修創臺殿所役甚廣兼并戸口益多隱漏舊制未娶者輸半牀租調陽翟一郡戸至數萬籍多無妻有司劾之帝以為生事不許由是姦欺尤甚戸口租調十亡六七是時用度轉廣賜予無節府藏之積不足以供乃減百官之禄徹軍人之常廩并省州郡縣鎮戍之職又制刺史守宰行兼者並不給幹以節國用

之費焉河清三年定令乃率以十八受田輸租調二十充兵六十免力役六十六退田免租調率人一牀調絹一疋綿八兩凡十斤綿中折一斤作絲墾租二石義租五斗奴婢各准良人之半牛調二丈墾租一斗義租五升墾租送臺義租納郡以備水旱後周文帝霸府初開制司賦掌均賦之政令凡人自十八至六十四與輕癃者皆賦之其賦之法有室者歲不過絹一疋綿八兩粟五斗丁者半之其非桑土有室者布一疋麻十斤丁者

又半之豐年則全賦中年半之下年一之皆以時徵焉若艱凶札則不徵其賦司役掌力役之政令凡人自十八至五十九皆任於役豐年不過三旬中年則二旬下年則一旬起徒役無過家一人有年八十者一子不從役百年者家不從役廢疾非人不養者一人不從役若凶札又無力征武帝保定元年改八丁兵為十二丁兵率歲一月役建德二年改軍士為侍官募百姓充之除其縣籍是後夏人半為兵矣隋文帝霸府初開尉遲迥

王謙司馬消難相次阻兵興師誅討賞費鉅萬及受禪
又遷都發山東丁毀造宮室仍依周制役丁為十二番
匠則六番丁男一牀租粟三石桑土調以絹絁麻土調
以布絹絁以疋加綿三兩布以端加麻三斤單丁及僕
隸各半之有品爵及孝子順孫義夫節婦並免課役開
皇三年減十二番每歲為三十日役減調絹一疋為二
丈時蘇威為納言導父綽之遺訓減寬賦徭務從輕典
帝又躬行節儉海内繁富以江表初定給復十年餘州

並免當年租賦十二年有司上言庫藏皆滿帝曰朕既薄賦於民又大經賜用何得爾也對曰用處常出納處常入畧計每年賜用至數百萬段曾無減損乃更開左藏之院構屋以受之詔曰既富而教方知廉恥寧積於人無藏府庫河北河東今年田租三分減一兵減半功調全免先是京官及諸州並給公廨錢迴易生利以給公用六月工部尚書蘇孝慈等以為所在官司因循往昔皆以公廨錢物出舉興生唯利是求煩擾百姓奏皆

給地以營農迴易取利皆禁止十一月詔内外諸司公廨在市迴易及諸處興生並聽之唯禁出舉收利煬帝即位戶口益多府庫盈溢乃除婦人及奴婢部曲之課其後將事遼碣增置軍府掃地為兵租賦之入益減矣

唐武德七年始定律令以度田制五尺為步步二百四十為畝畝百為頃丁男中男給一頃篤疾廢疾給四十畝寡妻妾給三十畝若為戶者加二十畝所授之田十分之二為世業八為口分世業之田身死則承戶者便

授之口分則收入官吏以給人賦役之法每丁歲入租粟二石調則隨鄉土所產綾絹絁各二丈布加五分之一輸綾絹絁者兼調綿三兩輸布者麻三斤其絹絁為匹布為端綿為屯麻為綟濶尺八長四丈者謂之匹若當戸不成匹端屯綟者皆隨近合成凡丁歲役二旬若不役則收其資每日絹三尺有事而加役者旬有五日免其調三旬則稅調俱免通正役並不過五十日若嶺南諸州則稅米上戸一石二斗次戸八斗下戸六斗若

夷獠之戶皆從半輸蕃胡內附者上戶丁税錢十文次戶五文下戶免之附經二年者上戶丁輸羊二口次戶一口下戶三戶共一口凡水旱蟲霜為災十分損四以上免租損六以上免租調損七以上課役俱免凡天下之戶量其資産定為九等每三年縣司注定州司覆之百戶為里五里為鄉四家為鄰五家為保在邑居者為坊在田野者為村村坊鄰里遞相督察士農工商四民各業食禄之家不得與下人爭利工商雜類不得預於

士伍租庸調之法以人丁為本自開元以後天下戶籍久不更造丁口轉死田畝賣易貧富升降不實其後國家侈費無節而大盜起兵興財用益困而租庸調法弊壞自代宗時始以畝定稅而斂以夏秋至德宗時相楊炎遂作兩稅法夏輸無過六月秋輸無過十一月置兩稅使以總之量出制入戶無主客以居者為薄人無丁中以貧富為差商賈稅三十之一度與所居者均役其田稅視大歷十四年墾田之數為定遣黜陟使按比諸

道丁産等級免鰥寡煢獨不濟者敢有加斂以枉法論議者以租庸調高祖太宗之法也不可輕改而德宗方信用楊炎不疑也按天寶中天下計帳戸約有八百九十餘萬其稅錢約得二百餘萬貫大約高等少下等多今一例為八等以下戸計之其八等戸所稅四百五十二九等戸則二百二十二今通以二百五十為率自七載至十四載六七年間與此大數或多少加減不同所以言約他皆類此其地稅約得千二百四十餘萬石兩漢每戸所墾田不過七十畝今亦准此計約課丁八百二十餘萬其庸調租等約出絲綿郡縣計三百七十餘萬丁庸調輸絹

約七百四十餘萬疋（每丁兩疋）計綿則百八十五萬餘屯（兩丁三兩六兩為屯則兩丁合一屯）租粟則七百四十餘萬石（每丁兩石）約出布郡縣計四百五十餘萬丁庸調輸布約千三十五餘萬端（每丁兩端一丈五尺十丁則二十三端也）其租約百九十餘萬丁江南郡縣折納布約五百七十餘萬端（大約八等以下戶計之八等折租每丁三端一丈九等則二端二丈今通以三端為率）二百六十餘萬丁江北郡縣納粟約五百二十餘萬石大凡都計租稅庸調每歲錢粟絹綿布約得五千二百二十餘萬端疋屯貫石諸色資課

及勾剝所獲不在其中據天寶中度支每歲所入端屯疋貫石都五千七百餘萬計稅錢地稅庸調折租得五千三百四十餘萬端疋屯其資課及勾剝等當合得四百七十餘萬其度支歲計粟則二千五百餘萬石三百萬折充絹布添入兩京庫三百萬迴充米豆供尚食及諸司官廚等料并入京倉四百萬江淮迴造米轉入京充官祿及諸司糧料五百萬留當州官祿及遞糧一千萬諸道節度軍糧及貯備當州倉布絹綿則二千七百餘萬端屯疋千三百萬入西京一百萬入東京千三百萬諸道兵賜及和糴并遠小州便充官料郵驛等費錢則二百餘萬貫百四十萬諸道州官課料及市驛馬六十餘萬添充諸州軍和糴軍糧自開元中及于天寶開拓邊境多立功勲每歲軍用日增其費

糴米粟則三百六十萬疋段朔方河西各八十萬隴右百萬伊西北庭八萬安西十二萬河東節度及羣牧使各四十萬給衣則五百二十萬朔方百二十萬隴右百五十萬河西百萬伊西北庭四十萬安西五十萬河東節度四十萬羣牧二十萬別支計則二百一十萬河東五十萬幽州劒南各八十萬餽軍食則百九十萬石河東五十萬幽州劒南各七十萬凡一千二百八十萬開元以前每歲邊夷戎所用不過二百萬貫自後經費日廣以至於此而錫賚之費此不與焉其時錢穀之司唯務割剝迴殘賸利名目萬端府藏雖豐閭閻困矣尚書省度支總天下經費自安祿山反至德乾元之際置度支使永泰之後度支罷副使以掌其外度支以掌其內

建中初又置轉運使復歸度支分命出職使往諸道收戸口錢穀名數每歳天下共斂三千餘萬貫其二千五十餘萬貫以供外費九百五十餘萬貫供京師外税米麥共千六百餘萬石其二百餘萬石供京師千四百萬石給充外費

臣謹按井田之法所以為良者以田與賦不相離雖暴君不能違田而取賦汚吏不能什一而加多至秦孝公開阡陌之法田賦始相離故所取者不多乎什一則少乎什一也其弊至於收大半焉漢高帝欲革秦之弊什五而税一孝景二年始令民半出田租三

十而稅一至後漢以三十而稅一為通用之法荀悅曰今漢人田或百一而稅則知漢法之優民可謂至矣然豪彊占田踰多浮客輸大半之賦官家之惠優於三代富室之暴酷於亡秦皆緣無授田之法所以惠不及齊民偉哉後魏孝文帝之為人君也真英斷之主乎井田廢七百年一旦納李安世之言而行均田之法國則有民民則有田周齊不能易其法隋唐不能改其貫故天下無無田之夫無不耕之民口分

世業雖非井田之法而得三代之遺意始者則田租戸調以為賦税至唐祖開基乃為定令曰租曰調曰庸有田則有租有家則有調有身則有庸租者什一之税也調者調發兵車井田之賦也庸者歲役二旬不役則收其資役多則免調過役則租調俱免無傷於民矣舍租調之外而求則無名雖無道之世亦不為自太和至開元三百年之民抑何幸也天寳之季師旅既興誅求無藝生齒流移版圖焚蕩然是時賦

役雖壞而法制可尋不幸建中天子用楊炎為相遂作兩稅之法自兩稅之法行則賦與田不相系也況又取大歷中一年科率多者為兩稅定法此總無名之暴賦立為常規也且言利之臣無代無之有恨少無恨多有言加無言減自兩稅以來賦不系於田故名色之求罔民百出或以方圓取或以羨餘取或言獻奉或言假貸初雖暫時久為成法建中以來將五百年世不乏楊炎不知所以加於大歷中一年之多

數目復幾倍乎嗚呼後世之為民也其難為民矣且開元之前戸口至衆而民皆有田至於癃老童穉寡妻女子亦皆有田一丁授田百畝百畝之田歲輸粟二石絹二丈無絹則布二丈五尺嶺南諸州則以戸計上戸一斛二斗下戸六斗夷獠半之内附之家上戸十文下戸無出當是時也民之所以為民也如此官之所以取諸民也如此後魏去三代為遠今去開元不遠是非難行之道也後之言治道者當使一民

有百畝之田然後可以議魏齊周隋唐之事若有無田之民不耕之夫則於魏齊周隋唐之事未可輕議也言利之臣則亦當量開元之前所以為重賦者百畝之田不過二石粟二丈絹耳所以為輕賦者上戶之家不過十丈耳今百畝之田賦斂如此上戶之家出錢如此吾於如此之中復何容心哉

歷代戶口

禹平水土為九州有民千三百五十五萬三千九百二

十三口塗山之會執玉帛者萬國夏之衰也逮成湯受命其能存者三千餘國商德之衰也逮周武王受命定五等之封有千七百七十三國及周公相成王致治刑措有民千三百七十萬四千九百二十三口此周之極盛也東遷之後莊王之十三年自太子公侯下至庶人凡千一百八十四萬一千九百二十三人其後戰國相併摧殘民命伊闕之敗斬首二十四萬長平之戰血流漂鹵然考蘇張之說計秦及山東六國戎卒尚踰五百

餘萬推人口數尚當千餘萬秦兼諸侯所殺三分居一猶以餘力北築長城四十餘萬南戍五嶺五十餘萬阿房驪山七十萬三十年間百姓死没相踵于路陳項又肆其酷烈新安之坑二十餘萬彭城之戰睢水不流漢高帝定天下人之死傷亦數百萬是以平城之卒不過三十萬方之六國十分無三至孝平元始二年人戶千二百二十三萬三千口五千九百五十九萬四千九百七十八此漢之極盛也及王莽篡位續以更始赤眉之

亂率土遺黎十纔有二三後漢光武建武中兵革漸息至中元二年戸四百二十七萬六百三十四口二千一百萬七千八百二十明章之後天下無事務在養民至孝和人戸滋殖桓帝永壽三年戸千六十七萬七千九百六十口五千六百四十八萬六千八百五十六建安之際海内荒殘人戸所存十無一二魏武據中原劉備割巴蜀孫權盡有江東之地三國鼎立戰爭不息及平蜀得戸二十八萬口九十四萬帶甲將士十萬二千吏

四萬通計戸九十四萬三千四百二十三口五百三十七萬二千八百八十一除平蜀所得當時魏氏唯有戸六十六萬三千四百二十三口有四百四十三萬二千八百八十一晉武帝太康元年平吳收其圖籍戸五十三萬吏三萬二千兵二十三萬男女口二百三十萬後宮五千餘人九州攸同大抵編戸二百四十五萬九千八百四口千六百一十六萬三千八百六十三此晉之極盛也蜀劉禪炎興元年則魏常道鄉公景元四年歲次癸未是歲魏滅蜀至晉武太康元年歲次庚

子凡一十八年戶增九十八萬六千三百八十一口增八百四十九萬九百八十二則當三國鼎峙之時天下通計戶百四十七萬三千四百三十三口七百六十七萬二千八百八十一以奉三主斯以勤矣後趙石勒據有河北初文武官上疏請依劉備在蜀魏王在鄴故事魏王即曹公以河內魏汲等十一郡并前趙國合二十四戶二十九萬為趙國前秦苻堅滅前燕慕容暐入鄴閱其名籍戶二百四十五萬八千九百六十九口九千九百九十八萬七千九百三十五徙關東豪傑及諸雜夷十萬口于關中平燕定蜀蓋為偽代之盛也時關隴清晏百姓豐樂自長安至于諸州二十里一亭四十里一驛旅行者取給於途工商資販於道宋武帝北取南燕平廣固西滅後秦平關洛長河以南盡為宋有孝武大明八年戶九十萬六千八百七十口四百六

十八萬五千五百一齊既短祚梁則喪亂宏多逮陳之
末年隋家所收五十萬戶二百萬口而已後魏起自陰
山盡有中夏孝文遷都河洛定禮崇儒明帝正光以前
時為全盛戶口之數比夫晉太康倍而餘矣可謂盛哉
及經爾朱之亂東西流移猶不下三百三十七萬五千
三百六十八戶焉北齊承魏末喪亂與周人抗衡雖開
拓淮南而郡縣褊小文宣受禪性多殘虐武成後主俱
為僻王至隆化二年為周所滅有戶三百三萬二千五

百二十八口二千萬六千八百八十後周大象中有戶三百五十九萬口九百萬九千六百四隋以外戚代周無干戈之患文帝克己無誅斂之求至大業二年戶八百九十萬七千五百三十六口四千六百一萬九千九百五十六此隋之極盛也後周靜帝末授隋禪有戶三百九十九萬九千六百四至開皇九年平陳得戶五十萬及是纔二十六七年直增四百八十萬七千九百三十二煬帝承富庶之資恣荒淫之行登極之初即建洛邑每月役丁二百萬人導洛至淮及河又引沁水達河北通涿郡築長

城東西千餘里皆徵百萬餘人丁男不充以婦人兼役而死者大半及親征吐谷渾駐軍青海遇雨雪士卒死者十二三又三駕東征遼澤皆興百餘萬衆餽軍者倍之又逆徵數年之賦窮侈極奢舉天下之人十九為盜賊至唐貞觀間而戸猶不滿三百萬三年戸部奏中國人因塞外來歸及突厥前後降附開四夷為州縣獲男女一百二十餘萬口十四年侯君集破高昌得三郡五縣二十二城戸八千四十六口萬七千三十一馬千三

百足永徽元年戶部尚書高履行奏去年進戶一十五萬高宗以天下進戶既多謂長孫無忌曰比來國家無事戶口稍多三二十年足為充實因問隋有幾戶今有幾戶履行奏隋大業中戶八百七十萬今戶三百八十萬顯慶二年十月上幸許汝州問中書令杜正倫曰此間田地極寬百姓太少因又問隋有幾戶正倫奏大業初有八百餘萬戶末年離亂至武德有二百餘萬戶總章元年十月司空李勣破高麗國虜其王下城百七十

戶六十九萬七千二百配江淮以南山南京西天寶十四載管戶總八百九十一萬四千七百九應不課戶三百五十六萬五千五百一應課戶五百三十四萬九千二百八管口總五千二百九十一萬九千三百九不課口四千四百七十萬九百八十八課口八百二十萬八千三百二十一此唐家之極盛也自天寶十四年至乾元三年損戶總五百九十八萬二千五百八十四不課戶損二百三十九萬一千九百九課戶損三百五十九萬六百七十五損口總三千五百九十二萬八千七百二十三不課口損三千七十一萬三百一課口損五百二十一萬八千四百三十二戶至大歷中唯有百三十萬戶建中初命黜陟使往諸道按比戶口約都得主戶百八十餘萬客戶百三十餘萬

丁中

漢孝景二年令天下男子年二十而始傅音附晉武帝平吳後有司奏男子年十六以上至六十為正丁十五以下至十三六十以上至六十五為次丁十二以下六十六以上為老小不事宋孝武帝大明中從王敬弘之言以十五至十六為半丁十七為全丁北齊武成清河三年乃令男子十八以上六十五以下為丁十六以上十七以下為中六十六以上為老十五以下為小隋文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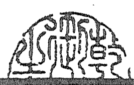
頒新令男女三歲以下為黄十歲以下為小十七以下為中十八以上為丁丁從課役六十為老乃免開皇三年令軍人以二十一成丁煬帝即位戸口益多男子以二十二成丁髙熲奏以民間課税雖有定分年常徴納除注恒多長吏肆情文帳出没既無定簿難以推校乃為輸籍之様請遍下諸州每年正月五日縣令廵人各隨便近五黨三黨各為一團依様定戸上下帝從之自是姦無所容矣唐武德七年定令男女始生為黄四歲

為小十六為中二十一為丁六十為老神龍元年韋皇后求媚於人上表請天下百姓年二十二成丁五十八免役制從之天寶三年十二月制自今以後百姓宜以十八以上為中男二十三以上成丁按開元二十五年戸令云諸戸主皆以家長為之戸内有課口者為課戸無課口者為不課戸諸視流内九品以上官及男年二十以上老男廢疾妻妾部曲客女奴婢皆為不課戸善乎杜佑之論也家足不在於逃稅國足不在於重斂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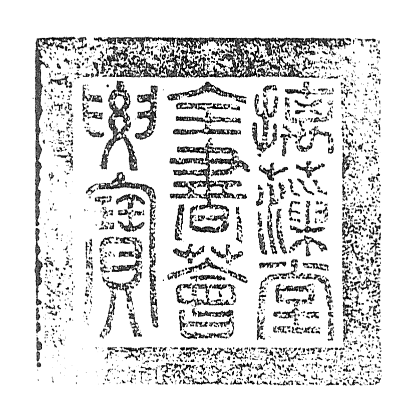
逃稅則不土著而人貧重斂則多養羸而國貧三王以前井田定賦秦革周制漢因秦法魏晉已降名數雖繁亦有良規不救時弊昔東晉之宅江南也慕容苻姚迭居中土人無定本傷理為深遂有庚戌土斷之令財豐俗阜實由於茲其後法制廢弛舊弊復起義熙之際重舉而行已然之效著在前志隋受周禪得戶三百六十萬開皇九年平陳又收戶五十萬洎于大業二年干戈不用唯十八載有戶八百九十萬矣（自平陳後又加四百八十餘萬）其

時承西魏喪亂周齊分據暴君慢吏賦重役勤人不堪命多依豪室禁網隳紊姦偽尤滋高熲覩流冗之病建輸籍之法於是定其名輕其數使人知為浮客被彊家收大半之賦為編甿奉公上蒙輕減之征先敷其信後行其令烝庻懷惠姦無所容隋氏資儲遍於天下民俗康阜熲之力焉功規蕭葛道亞伊吕近代以來未之有也唐家貞觀中有戶三百萬至天寶末百三十餘年纔如隋氏之數唐氏之盛邁於西漢約計天下編戶合踰

元始之間而名籍所少三百餘萬直以選賢授任多在藝文才與職乖法因事弊蔭循名責實之義闕考言詢事之道崇秩之所至美價之所歸不無輕薄之曹浮華之伍習程典親簿領謂之淺俗務根本去枝葉目以迂闊風流相尚奔競相驅職事委於郡胥貨賄行於公府而至此也



通志卷六十一



總校官庶吉士臣侍朝

校對官檢討臣王坦修

謄錄監生臣潘承煒